



東坡續集卷第十二

記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人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卍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善惡無我無量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參觀人入於
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
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燒更
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
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
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
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旋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
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審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成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未論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願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
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
蜩意鈎履豨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
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
而得則承蜩意鈎履豨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
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籍長
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
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
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書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
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

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
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
技則技矜神以是為道則道寔聖古之人與人皆學
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
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
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
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
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
意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得

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

與通守承議郎俞君祐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

寶會

輪

作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為第一其費二千

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
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道守經營鉅積寸累十有六
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
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
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愛道病卒
於廬陵度之上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
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之無書之

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
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
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抗而君亦通守臨淮
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
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
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
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

亦記以為然各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
君既又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
又勤又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
事未有碑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
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
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
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
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
公言十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
余頑而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

且不廷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余唐廣明中處上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

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湏臾而成作輸瀉灑灑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家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一頃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

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

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蛇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聲之不常今歲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從來不私其術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誰類之問馬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類民處堵而窮地傾吏而

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筵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一作格民無傷農民字一本作無恭不在外沈濯厥胃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日樂之忘歸徒黔首三萬家

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
亡矣其後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
皇帝一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
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
民間比今所見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
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
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
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
覽觀焉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
船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
以不時

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
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
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
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
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石深蒼
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文至壽
聖院請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通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里獨與
兒子滿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水蒼然雲
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夫昨昔以河水
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
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
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以保
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
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
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
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

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至以新芻為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之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為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信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

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石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二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六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年一決而徐州景慶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憚難濟不與他郡等恐以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

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

潛鬼神而明則後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京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盛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後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士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鐸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而不能者人也
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
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
之事公也儼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
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綠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
新公廟者聽民驅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有年

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
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
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
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
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御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浴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藉澁

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歲約束鮫鱧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搢牲雜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堂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 代葉元暉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橫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

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贊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顧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顧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

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如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頰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摹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入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其畫曾魯公初不其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倪首仰視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無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
深究朕意繪跡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
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
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
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
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墜跡論
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陳公兼
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公元
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
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六年六月

文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謂記之謹按先
帝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
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舉究其用為小人之所誣故困於
小十有餘年先帝詳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
以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
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
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頰之
罔然麻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龜之設于

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寺方記
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將居室塗泚如之手沉寂
湛然無有喧嘩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司我既
名焉而妙矣汝其為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
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
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
說者如虛空在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
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

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
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
今此居室孰為妙與蕭然足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
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
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
容垢橫展如席願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飯
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
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搗泥菓頂露佛

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得于其行徐徐為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神之用昔者東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宵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史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巨義和乘甲子而逃異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及于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得志十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

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伏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締夏而曠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恣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

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繁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肢脛無毛剪介為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子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

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歛外累於攻戰
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
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
之慕道者猶徃徃而至至則竄然樂而忘歸徒以為
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
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
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蟄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
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

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改受饋於漂母抱
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
耻跨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
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
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
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
軍則與草木同朽藁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
龍驥起徒步而身侯王噫自古英雄津之士不遇機會
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
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

楚廟挑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
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
其命之曰靜澁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
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
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證
無修即是以此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
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
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知之
域而不足以髣髴况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
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
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為南海
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
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為盜盜常與京師言法華偈頌
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遊盜以謂盡
得我道盜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
衣得舍利數林我與先生之子相遊故得此舍利四

十八粒登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大令為大理寺丞知滕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舟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岳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巖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于登使人入諸岳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朝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集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二年正月朔日子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

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宜筋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亦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善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隱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

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
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為箸篆字筆勢竒妙而字
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
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聞無恙炳
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
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
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神
後汪若公遊於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神固不可
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況王宮

豕
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編今人所能
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死之民多
注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
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矣我區
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澄居第祿山西東都愷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澄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當而知青源與之游甚密每侵昧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峽首山源欲自荆
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
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解襜負嬰兒而汲於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澤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
見無可逃者公當以待况助我達生三日浴兒時願公
臨我死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
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暮而亡而

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時
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
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
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
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
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
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
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表如所作
譚謙以其天生故

事故書以遺寺僧舊
文煩冗頗為刪改

杜慶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
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推
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
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
子蚩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儕
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
充蒸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
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

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
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
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
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
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
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
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
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
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
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

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婦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筴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鳥久居此為哉余愛仲善休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

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龍尾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丰紀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

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

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札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甚焉其以歛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兕輦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

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全真墨無潔白稱上曰
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全真墨再固知不如是
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
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狩中詔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奉端紫以對策高
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策雖多文
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
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後而文留守長安紫中上
還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
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亦以

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
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
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
之賤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
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
為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
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
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
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
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

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
其下亦與巫醫書策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
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間者
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
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文人聞媚川之來甚喜

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
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
哉遂棄其孳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
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為明
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
裸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鬚髮附麗能父友庖
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
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
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
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

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慙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與言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受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香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

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
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
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
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
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謁
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
用事一日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
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

坐吉喟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
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
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溪南而歸子
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
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藩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
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
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
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
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枳
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

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群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嘉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金
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
門制作研味經史志
必不胥進未可促之親
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
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
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
哉因頷謂侍臣曰視嘉
容貌如鉄資質剛勁難以
透用必捷提頓挫之乃可
遂以言恐嘉曰砥斧在前
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
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
山數猥士幸惟陛下採擇
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
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

虜之又加樞要之務焉
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
報曰嘉之所為猶若粗
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
獨學未經師耳嘉為之
胥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
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
金紫光祿大夫卿當時甘
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
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
屬且為之下矣計欲傾之
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
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
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
嘉雖見侮為之起立顏色
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
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
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
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
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
顏色久

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
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
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竟洒然而醒書曰
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
曰尚書朕唯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
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
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
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
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
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頷左右曰

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合容之然亦以是
跡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
已笑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茶思困頗思嘉
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
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
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利山海之資
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
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摧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
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

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
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
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緦閭之困人皆
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
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
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邠源之族為
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
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
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

切與民嘉為策以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奉
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益鉄丞孔僅桑
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奉而用
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
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
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三之爻是謂師之章三三曰生
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縣之坤以布之釜以熟
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

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
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
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淦水湯先生游既熟遂
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温厚柔忍在諸石中景有
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聞樂並薦於
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奭內黃韓音子俱召見
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吳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飢禦等之謂
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上食典御旦
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踈上未嘗不盡善也秦主以

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
爵徹侯食温定陶二縣號温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
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
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肝意有所思亟召
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劉鯁志
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宜
有以下之即無患因追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
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為
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
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

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
遂稱疾以佚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
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兼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勞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入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其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崇巒

歲將歸休以燕父老膝如神人玉帶羃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產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固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昨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官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
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

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
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
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直其行峻而通故一時
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
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
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
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
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
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
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

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
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
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
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
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
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祭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
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
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
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
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其上嘗

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已壞色衣以
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
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祝文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
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
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竅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贖者
可以使扶耳以聾驚柰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
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形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
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
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
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玉之道
德愈久而彌明擘擘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
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
翔鳳躍純乎玉液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其

奉王命俯臨邊城卦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
袍在庭有踐籩豆有糝豆次米威敢用昭薦饗于克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
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
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
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五嶽之
神也天為貞君帝為真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其叨

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
謝靈既

秋賽二首

惟神聰明為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况農事之
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百里
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
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繡潔之儀冀報有年
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
乃眷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永惟
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
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雖某
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與慈率一拯
含生

謝觀音晴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
慧光照臨陰沍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
其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

微誠

祈晴文

常平之政親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登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迨茲秋暘載穫載春陰雨害之穉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蓋勅雨官遏止其靈既暎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不顯大神雨露在于匪民焉依其忍弗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桑麻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報式昭厥誠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霪於稼則傷稼將有秋民飢所望其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為沴寢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羣俗以下膏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身歎睟容輒傾涓潔之誠仰答靈威之祐

祈雪霽猪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
百日不雨雪不歛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
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
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謝且祈
願終其賜盈尺為期

祭勾芒神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曲辰事之始將平秩
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

之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為耕候維爾有神實
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弊于飢寒草木昆虫
悉罹其虐並走羣祀三祈而未報意雨霖有數非神得
專惟我大士念法念無為不入塵數願以大解脫力
作不可思議事愍此無辜謫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不作大
拯羸餓以發信根此大布施寶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

閱其不才而嘉其心勁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
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雖獨不
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
繼百田之外蟪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前不能應於
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民
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
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下孰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
矣神之聰明其悉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
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播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
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州塔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
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
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日其移
牧廣陵所部卜郡民窮為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
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愷欠
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出宗朝敬澀肝膽尚矜
聽之

其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
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為三日之靈適副一邦之望

傳龍水文

雲布多峯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暘虐之憂
雖屢叩柱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為國
俯念輿民燃香請以禱祈對龍滋而壅望伏願明靈
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存臻致田疇之益濟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
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以上民命係焉
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墓誌銘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
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家以待承平
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
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陵公逢時鳳鳴其郊
公為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
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
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孟隆如誼仲舒
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祔以冕
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量安安之原

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
不震不驚晉鄙在帥孔嚴不孤進承其順視如豚豕
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
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
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
惟是勇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

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
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
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
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巖
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父乃得夫人夫
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
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不從前者既愈謂家人曰
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荅也子美聖闢
皆早世夫人待二嫂撫諸孤息禮甚厚子美正獻杜
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

子消解更守壽春已而消守襄陽解復按本道刑
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消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尚書
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消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
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消不已後消四十五日元
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
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
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
衣菲食以終其身消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
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乃尺以親
踈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

志平康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彭城縣太
尉以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
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消
朝奉大夫知潞州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
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汶
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
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類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
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揚之
南之烈之黜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七人開富潔商若
卡士曾孫女五人解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墜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
乞銘才翁於予為從母予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
為詳銘曰
考友慈儉行為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
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
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付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
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
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

和禪師之東南生子遜未某而天蓋常從比丘尼
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
終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偈

十二時中偈

二時中常切覺察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

自四守席上迴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寮油鐺裏恣把心肝煉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
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

熱出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上非下亦不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從

不相留礙直從巴峽逢僧要道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

坡別紀公當持此偈附于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米屈伸杓起以觀法而止止不先平於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一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如一覺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晉照王

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
乃說偈言

朽然無根生意永
斷却火洞然
約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
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
熱既無有涼從何
子令我以
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
客塵浮想以此為
連無有是
如火燒木從木成
灰從火成
是熱非虛方其熱時
凡此寒熱更相顯見
認此為涼後日更涼
如此分別皆是衆生
便謂為迷則又不可
為灰不已了無一物

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黃
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

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情

軼第二子過書烏銅鑑園

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

釋迦文佛乃捨為佛心

鑒金中面像熱時天無我無造

方還度如是常沙塵層山蘇

立石

書為江夏李樂道
茫然如夢中語也

寸光明洞徹元豐

禪院院僧文惠方

說偈云

者心花發明照十

祐元年三月一日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 蓋是恒妙妙
惜惜君四大作禪床

王是故東坡不敢

養生偈

開邪有誠練氣養精有一明

一清清明乃

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

夜危坐服此四藥

一藥一至到極則履幾費千百

之廓然存之

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

之以久功在

日行建月

存其誠

中有

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
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詔偈

蘇壽明某毅僧應詔與東坡居士會于
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壯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邪

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

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此幻彼幻非有正好長松水石
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為寶太主置酒六旦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
方朝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史置酒北
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
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所薄君實馳之道之以正
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美

矧董外入平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子燕
宣室是傲偉彼臣朝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
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威
禮法遂恣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
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蒞人是納昭示末世
有慙斯闔葉貝也揚解社與下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
人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